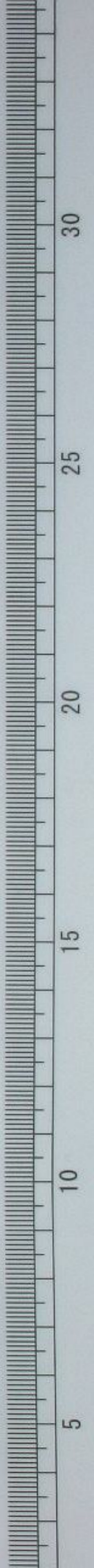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九十

413  
841  
5





19413  
841  
5

韓子解詁卷之九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上

舊注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補索隱明君執術以制臣下私之在已故

七術

舊刊有第三十字連上別提下六微同

原注儲說雖於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舞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織言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助政補張榜曰儲說六篇大體奇可與管子參觀或曰此連珠演連珠之托始陳深曰各段彙括含涵先陳事後貫實簡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藝為聯珠體則濫觴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內儲說上七術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叅觀衆端以

叅觀注衆事之端相叅而觀讀如執兩端之端舊注端直二

也欲求衆直必叅驗而聽觀也非原注刪欲下十一字曰必罰明威二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讀一聽之而

非旧注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五曰疑詔詭使讀以疑事詔

守其聽不疑貳也旧注疑危而制六曰挾知而問增挾我所

之謫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七曰倒言反事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

也

觀聽不叅則誠不聞原旧注不叅謂偏聽聽有門戶讀言君

唯一人猶家所則臣壅塞原旧注各聽其所後若其說在侏

儒之夢見竈旧注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焉哀公之稱莫

衆而迷原旧注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畫黨故齊

人見河伯讀使見河伯也原旧注齊王尊與惠子之言亡其

半也原旧注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不疑今皆稱不

聽注五說當作四說或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原旧注叔孫

身餓死而二而江乞之說荆俗也原旧注荆俗不言入惡故

新序江乞並作江乙策注魏嗣公即嗣君呂氏春秋注衛平

欲治不知原旧注謂不故使有敵原旧注恐其所貴臣妾擁

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原旧注

更甚也讀注二擁字壅同而察一市之患原旧注雖一市

猶未可信况三人乎一本患下有也字



參觀一陳本置之觀  
章頭下同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

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原注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

產之教游吉也原注子產教游吉令法吏以嚴斷增吏疑更故仲尼說隕霜原注仲尼對哀公刪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存灰將行去樂池原注將行官名知法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言辭樂池而去也增史趙武靈十一年使樂池送公子職於燕又秦惠

文七年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公孫鞅以謂輕罪尚相秦池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重輕罪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讀言使輕罪重也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竊麗

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而積澤之火不救原注魯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原注魯

火焚而人不救則成驩以太仁弱齊國原注成歡以齊王以不行法故也

增成歡蓋戴驩也注歡驩悞讀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上皮以弱齊國言以齊國為當弱也

也讀言以魏王為必亡其身原注知治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原注嚴禁人

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原注增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原注嗣注常疑當或尚誤斷慶刑也公亦知國

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案之以之間當有魏字

必罰二

賞譽讀重而賞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

輕歿其說在文子原注文子大道上云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稱若

獸鹿原注獸鹿唯就薦草故越王焚官室原注焚其官

行賞罰於救火而具起倚車轅原注賞移轅者原四李悝

斷訟以射原注射者理也增注善射者合作善中者宋崇門以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三



死原旧注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勾踐知之故式怒鼉旧注勾踐知勸

賞可以招人故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責諸也式怒鼉以求勇

孟賁專諸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鱧利在故也此得利益難

古之勇士也是以效之讀其三字句言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旧注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一聽為不好底殊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為過也下注皆以

聽之過也一聽之患也者俱謬矣八經篇聽不一則後悖於

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故云一聽則愚智必分責下則

不混殺也讀但所引除吹竽外皆泛不切未得其解責下則

人臣不參原旧注下之材能一々其說在索鄭以鄭本梁地

故索鄭而合之不思原注魏至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

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圓云魏之索韓素無此理而韓患之

可謂與吹竽原旧注混商吹竽是不責下故令得參其患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胥為嘗試原旧注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

成其私也增申子為趙請兵先令近臣伺主意而後言之荀

子嘗試之說鋒起矣注謂假借以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試

論之又秦策豈敢以疑事故公子汜議割河東

嘗試於王乎注嘗亦試也

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增公子汜議和設兩

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欲移上黨之兵以臨東陽而

不肯堅執其議因問王曰意如何此皆挾詐為嘗試之說以

愚弄其主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得為此行所引事何不

切之而應侯謀弛上黨原旧注應侯謀弛軟上黨亦非計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務則鹿散

散意終不敢為姦如鹿之使人問他則不驚私原旧注謂使此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九

四







子之以白馬原旧注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原注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

倒言七

右經旧本不別提

傳一注旧刊無傳字原九事翻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旧刊作賤難四作淺公曰何夢踐言夢有驗也

對曰夢見寵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

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兼燭天下劉楨詩兼燭八一物絃內注燭照也

不能當也原注當蔽也旧刊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旧刊有一人

諸本難四无入字不能趙無一人擁也增壅同原旧注一人故將見

左傳晉之妖夢是踐也杜注踐厭也

人主者夢見日夫寵一人煬焉列子釋文音揚司馬彪云對

煬錦貧人則後人無從見矣旧注一人煬則蔽寵之光今或者

一人有煬君者乎原旧注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寵不亦可

乎出國策衛語有同異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原旧注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讀言莫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原旧注一人知之

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

軌乎李孫者十三字句舉魯國讀言盡化為原旧注舉國既化為

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旧注境內之人亦與李孫為一故問之



舉事於  
士字曰  
注

太平御覽  
作水神

無一曰晏子舊刊作晏嬰子鳳卿案列子紀消子本書晏嬰

匡章曰章子增說誤漢平仲聘魯哀公晏子春秋問曰語曰莫三

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

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

一言於李氏之私一言同言也增誤讀一言謂一其言於李

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恐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原

立之焉有間間以選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原曰注首信一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國策魏語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原曰注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

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

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

盡以為然惠子因因當作曰策作說不可不察也夫折攻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

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原曰

疑然後謀增呂氏春秋云凡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增連下

謀者疑也疑則從事斷義疑也者誠疑十二字為一氣讀

讀疑也者義上句而言為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原曰

疑故謀者而誠能疑之也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注若



平文半  
脫也

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

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

原旧注無致疑劫

主者固

猶素也或曰猶云已也

亡其半者也

原旧注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

篡殺者無人疑故也案殺當作弑張榜曰當時利口之徒俱是如比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

坐不主與之其專制斷也

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

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

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

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

稱即君曰爾其倨可知

使爾佩之壬因

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

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

山云一無君矣二字

君賜之玉環壬已

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

左傳逐仲任奔齊

迂評無仗  
豎牛之豎  
報之之字

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成丙不敢

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

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

逐之丙出走齊

左傳云使拘孟丙而殺諸外與此異

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

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

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

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

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

山云當作大僂按僂辱也莊子為世大僂田單傳僂及先人

此不參之患也

出左傳昭三年陳深曰叙事不及左傳言一聽豎牛而不與他人參伍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楚葉有

字然則若白公之亂葉注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以讒奔鄭鄭

殺子西得無危乎原曰注不言人惡則白誠得如此臣免死

罪矣原注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增荀子注引嗣君作嗣公漢重如耳見衛君索隱魏

夫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荀子王制注愛重以壅已也乃貴

薄疑說山訓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呂氏春秋衛嗣君欲重

世姬荀子注作世姬池姓陳有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

壅荀子注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原曰注賤不下偏

上得罪必坐於上注下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謂威權而後

敢相議原曰注今兩受勢重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原曰注

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增自此始諸本作殆始也讀乃

夫矢來有鄉原曰注鄉方也曰則積鐵以備一鄉原曰注謂

全者也按鄉嚮同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原曰注

故曰鐵室山云室室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

傷以盡備之四此以盡敵之也備臣無蒞也原曰注言君亦當

防疑則字恐羨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九



龐恭下文作龐敬見魏策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

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

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

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及竟不得見見魏策新

序雜陳深曰皆言錄

傳二原注凡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蓋晉行石邑廖文英曰行

山中澗深峭如牆王融策秀才文注引深百仞因問其旁鄉

左右讀言其傍鄉邑在其左右者曰人嘗有人此者乎文選

對曰無有曰嬰兒秦策注集韻女曰嬰男曰兒吳注釋

故曰癡聾文選注狂悖之人文選注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舊刊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言必

也罰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選注無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

夫火形嚴以其猛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

刑無令溺子之懦故一曰故字子產死游吉不忍行舊刊忍

作肯嚴刑鄭以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左傳昭二十將遂以

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率帥一日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

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亦見左傳







尊虞商為大客。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增使字管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陳深曰言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原曰注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生亂也趙本不來。舊注不犯輕自是謂以刑去刑也。舊注以輕刑去重刑

迂評不接  
上文提

荆南之地荀子揚州注麗水之中揚州外集荆南麗水今

在益劬永昌郡中有金如糖浮出於水中此金勝他金生金人荀子多竊采金采金之

禁得批點本禁字句荀注而輒辜磔於市荀子正論斬斷枯

也磔車裂也周禮以醜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

枯與醜辜義同歟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歟辜即枯

此文引甚衆壅離離通設其水也又設防禁壅離令入離

而人竊金不止荀子注作而輒辜磔所辜夫罪莫重辜磔於

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原曰注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

罪故今有於此有下恐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

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

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言為政當必罰舊

又設  
字曰十



迂評不  
賞者正  
所以禁  
賞之

魯人燒積澤舊子注獵而天北風火南倚原旧注火勢南恐

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也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謂獵也樂而無罰救火者苦

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

賞字惠救火者盡賞之云句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原注

行賞旧刊賞作當增猶充也言雖悉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

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開入禁

矣迂評作下未為是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

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

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

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

薛公讀言優而太不忍於諸田讀言宥太仁薛公則大臣無

重原旧注太仁則縱之驕奢衆必輕之故威太不忍諸田則

父兄犯法宗室亦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

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旧刊內此亡國之本也夫為人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讀言外人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切且安至讀且將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三



慈惠成功能對曰王之切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

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

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不亦

可乎劉頂溪曰言太慈足以取亡迂評同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

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讀言布帷之屬軍中以遮敵望者增管子一馬其甲七其蔽五

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注蔽所以捍車馬也山云讀為幣

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讀言非以

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此為名則以此為利也

者讀喪主也山云當掌通言相喪禮者也甘泉賦伏鉤陳使當兵夫戮死增死互作屍穿無名罪當

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增衛葉無之字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舊

以金購之者耻其失政廢刑吾齋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原舊注左氏

衛地缺增外儲右上吳起衛左氏中之人原注有都字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

靡可乎王曰讀王指衛君疑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

亂無大原舊注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讀言治法不以小

邦惟廣爾惟伊訓爾惟德罔小萬法不立而誅不必原舊注

不誅故曰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

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古今人表注衛嗣君平公子

迂評晉上有一字



猶漢藝  
支志文  
子尹文  
子也非  
田文

原注不取其地。舊注徒獻胥靡，不取都金。陳深曰：小有忍則大有所得，忍於焚官則有伐與之利，忍於損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之為也。按當作八事。

傳三原注凡十三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

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老子三十二章若增

如猶似也。如臣者，論語加我數年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原曰：注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莊子：麋鹿食薦，管子：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茂草也。音子見反，又云牛馬之就山。藪林澤食薦者，注草之美者。

越王問於大夫舊刊有種通雅吳越春秋大夫曰吾欲伐吳

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

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

其軍，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

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退之。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

不去則甚害田者，原曰注言小亭能為田者，去之則不足以

徵甲兵，原曰注亭於於是乃倚，袁孝政引一車轅於北門之外。

袁孝政引此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恐脫南門之外。

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復賜之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五



大夫與之同

御覽作北地守人作民下皆同音標令下及作乃字射也間有

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行大夫二字而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爵以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見呂子慎小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有李悝三十三篇李悝相魏文侯

富國強兵古今人表李悝為上下等師古注悝口同反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原旧注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

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

善戰射也善巧也

宋崇門巷名之巷人眼喪而毀甚瘠上宋君以為慈愛於親舉以

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歿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

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增莊子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

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歿者半矣旧注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原旧注慮謀也欲人之輕歿也出見怒鼃讀謂遇蛙鬪者也乃

為之式軾同朱熹云式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徙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

有氣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道見鼃張腹而怒為之式曰吾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式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

之足以勸旧刊殺人矣原旧注譽於勇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

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也士人

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旧刊於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

劉魏新論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關雉國人為之輕命或曰氣左憤通見左傳雅頤目怒謂之怒龍



自劉歆以其頭獻者割也故越王將復兵報而試其教軍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原曰注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不懼也

絕頭剖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功

其此矣陳深曰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張榜曰式怒蛙以

韓昭侯師古曰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嘖

一笑舊注必憂其不善勸嘖有為嘖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

特嘖笑哉舊注嘖笑尚不妄為况弊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

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風以矯弊也

鱸似蛇蠶似蠋郭璞曰蠍似蠶大如指人見蛇則驚駭見蠍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渙者握鱸利之所在則說林無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舊注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益賁之

傳四原注凡五事通言魏王謂鄭王讀韓王也韓滅鄭而以

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

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

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增案此條與呂氏春秋魏惠

以魏先立之魏王乃止語相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七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原曰注宣王歿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

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

一而聽之今按言人々而試之其巧拙易分故拙者先逃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十字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

恐君之日刊有疑已外市也原曰注為外請兵不則恐惡於

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原曰注許不之

得而知故日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德趙之功原曰注既

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增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

三國兵

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

大王三國兵至韓王增當作謂樓緩曰樓緩趙人見穰侯傳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和何如且與之後寧將

復取事疑存終及復若講論故曰講增講媾通和也對曰夫割河東大河之東大費也

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增策注王何不召公子汜

而問焉王召公子汜公注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

城送之原曰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增策有此講之悔也句不講以下作王不講

不講三國入也秦王謂樓緩注魏記襄三十一年與齊韓共

攻秦秦昭九年秦策三國人函谷咸陽必危王入韓增入韓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



正文也。則國必大舉矣。增蘇秦傳索王必大悔。王字。舊刊行曰。

不獻三城也。原曰注。王必悔。若不講之。三國而韓國。則字。脫。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

悔危乃悔寡人斷。原注。講矣。日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

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

三國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

主之術也。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

陵在河東齊城無考。圓曰為吾悔也。為如字。猶若也。呂子異

寶列子說符孫叔敖曰為我死。王必封汝。呂子長見為不能

聽字法同。又魯語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晉語為後世之

並訓使也。注。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原注。五邑名。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讀言當捨。上黨也。增。紂

之義言在一而已。原曰注。廢上黨。奔一郡而已。讀。上黨之所

徙民也。在。原曰注。廢上黨。奔一郡而已。讀。上黨之所

差者弛移通用。弛。同。蓋言與趙以。上黨而取其東陽也。

見初見秦西周策。韓魏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

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是上黨。以臨東陽。趙地見秦。則邯鄲口

有二。今弛其一。故云一而已。以臨東陽。趙地見秦。則邯鄲口

中風也。則邯鄲危如上黨之兵。臨東陽。王拱而朝天下。後者。後

者。以兵中之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讀言。上黨之

王心也。劇言政務煩。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既安樂。而其處

多也。似為要地矣。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增。奈何。問。王曰。必弛易之矣。注。

之辭也。設為二計。以試秦王。意所欲也。王曰。必弛易之矣。注。

傳五。原注。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去之也。悉

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原曰注。公大夫亦遣為市。立有間。無以



詔之讀言麗敬與大夫同卒遣行原旧注不命卒遣市者以

為令縣立以時無一語告之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茲旧注大夫雖告以

戴驪增荀子解蔽注宋太宰夜使人命人曰吾聞數夜有增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荀子注引報讀所命之人曰不見

輶車見有奉筭而與李史語者有間荀子注引刪語李史受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

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原旧注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

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旧刊懼

以為君神明也山云當作以君為神明

商大宰使以庶子之市秦策高誘注曰顧及而問之曰何見

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

衆牛車僅可以行耳言車衆太宰因誡使者以庶子無敢告人

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言各守其位

傳六原注凡五事亦言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金谷世雄

作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二十



昭侯  
另提

侯以此此旧刊脱察左右之臣不誠旧注割韓昭侯使騎於縣

讀言命騎士使者言所命之人兩使往縣巡視也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

左者唐風鄭箋道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

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具狀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

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

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

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不務曲杖甚易得

字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

吏乃能旧刊能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上皮爲縣令其御史增御史疑御史魏穰安邑之御史鳳卿案汚穢而有愛

妾上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原曰注佯愛其妾注非以知御史陰

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

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原注凡六事陽山君相衛謂魏也此時衛削弱屬魏故

皆言用術使齊韓約而攻衛宋石衛將也皆指魏而言陽山君疑

之疑已也乃僞謗穆堅以知之旧注穆堅王之所愛令後謗



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增蓋使其私人以知之

原曰注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志王知之注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志出門者何白馬也何白馬猶云誰家白馬也增何

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舊注偽報有白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

字屬上句蓋言詭問復詭言也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讀別所係之今而無使得通辭倒其

言以告而知之山云使得一作得使知之作也舊注謂得此

衛嗣公上文作使人為客過關市屬卿按關市當作關吏苛難之

關吏為謂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荀子王制篇

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荀子王制篇

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廼遣之關吏大恐以嗣

公為明察又外儲左上篇末原本誤行此二條云有相與訟

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也衛嗣公使

人為關市關市何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又舍之嗣公謂

明察但王世貞送劉憲譏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津吏而抵

右傳此二刊有



韓子解詁卷之九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下

六微旧刊有第  
三十一字

陳深曰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珠綴玉每句用一而字如  
錢之有貫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  
之評林此六事皆論權  
勢乃韓子所學之原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讀下臣也言  
以權借臣也二曰利異外借言君臣所  
利各異而

臣必借外  
自重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冉爭讀  
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六微

一



迂評權  
一作下

臣下勢相耦者也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茅坤云是人主之藥石故臣得

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墮其說在老

聃之言失魚也趙世楷本注即與不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

鸞懷刷刷一作尉通俗文曰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陳深曰

所以理髮謂之刷與州侯之一言讀一其言也山而燕人浴矢也誑

權借一批本無此三字下皆同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乃猶云是以

蒞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秦策注曰無常苟成

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矣傳作禱祝也故戴歇議

批本  
作劫

子弟而三桓劫昭公旧刊劫公叔內齊軍而翟黃黃傳作

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

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讎

###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

人者猶水而夷射誅見左傳邾子夷射齊中大夫鳳卿按

夜然又曹嚴公亦姑師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寤

而季辛死旧刊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傳文作無教

邾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志傳則云故燒芻廩音

瞻說文芻稟之藏也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批本  
作死



今按戶  
當作次  
以音近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尸主事臣也增云尸必及

察之之反平反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

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忝種貴而廩吏覆波覆是

以昭奚恤執敗茅而僖侯護其次增譙責也次言次當為尚

其次悲文公髮繞灸而穰侯請立帝不得也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

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

子職傳文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

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威權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

之稱二好內外與鄭昭之對未生也言太子雖既立以與寵

參疑五

敵之所勢在淫察而就靡讀言察淫靡而成就之山璠人主

不察則敵廢置矣敵人廢置吾臣源賴朝奏請廢故文王資

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甘茂是以子胥

宣言周策注集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魏亡佯遺書而長弘

歿用雞殺傳文而鄒傑盡外臣以計除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



鳳卿曰迂  
評以權借  
廟攻等字  
冒各條頭  
施絲欄以  
知別後人  
添後文增

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之敵  
詐偽皆得  
發見也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

嗣公賜令蓆注又入此一節按前席○批本

廟攻七山璠曰若添此章則七微也疑矣蒲阪圓曰八經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如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與此章語意相類

右經別刊不

傳原注凡五事皆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

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

收也古之人難正言讀以其言君故託之於魚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

賞則臣鬻喻老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喻老之以

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語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舊刊作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孫鏞

作尉批本云懷刷難解尉想作刷釋名刷者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役也亦言髮也刷髮令上髮然也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懷則左右重非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讀言所

猶以成富言君懷左右刷具則人以富其人况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原注二諫曰大臣貴重敵

主與主相爭事外市樹黨外交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

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



罪之人偏誅而不盡謂誅其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言使怨人得窺君之

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不忍盡也長魚矯對

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言樂書中行偃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增案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二月

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僮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晉語長魚矯

既殺三郤請公殺欒書中行偃不聽乃奔翟三月靈公弒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楚策注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

州侯可謂態臣者也注楚襄王使臣也引此無一左右字山

云楚宣王策江乞為魏使於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

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無有言世無如之圖云左右皆

為州侯匿曰無專決之事也此策臣等之罪免矣以上見內

儲上宣王至襄王間歷威王懷王江乞安得引數十年後襄

王之臣以對宣王哉韓子分為二章近是或曰此策寫在襄

王時鮑吳諸家失考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男未有室也見

未取妻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

之稱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惑易謂病

變易漢王子侯表樂平侯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李好

狂易注病而改易本性也遠出其妻私有通上文作於士李突至張榜曰李突

也中閨中妻患之其室婦讀謂其奴之妻也今按男曰曰令公

子指假夫也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

疾走出門李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李曰吾見鬼乎婦

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舊注一云尿按五浴之李



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原注以喻姦臣比周而蒙上。

**傳二**原注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

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以也對曰益是。讀若多於此數。子將以買妾

荆王。原作公非。欲宦諸公子於四鄰。舊刊作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

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公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

黨。讀黨其所宦之國。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說林上為魯穆公黎且事。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也。戮合也。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制。呂氏春秋羊斟曰昨日之事子為制左傳昭九年呂子察微。魯三桓

偏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

氏之御。舊刊有者字。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桓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

死於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也。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得齊之功。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

仲也。公仲名明史策名修。使齊韓約而攻魏。舊本公叔字伯嬰後為韓相國。因

內齊軍於鄭也。韓也。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程璜。古今人表作魏王黃叙上下。魏王之臣也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及魏

因請為魏王構之也。和也。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

可昔天以越予吳。舊刊予作與下同。吳不受今天反夫差。讀反報也增今天反。



夫差越語令將反此義以報此禍也越世家范蠡自齊與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韓信亦云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張晏曰狡猶猶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免戰國策曰東郭逡海狡免也殺之山云越世家伍子胥傳皆云越王誅大宰嚭越與吳同命按命而滅吳而不取則猶吳違天命存越以取也故曰同命雖書之所言當理為之慨歎耶然忠臣者憂國不顧身今不滅吳恐吳復報越也通雅文種字子禽吳越春秋呂覽注云文種字禽楚人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遣大夫種書曰狡免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言存吳而為越外患則謀臣長用也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臣牛趙本注作大成牛續經作大成牛恐經為是增合作大戊午韓策作成午趙世家成侯種三年大戊午為相徐注戊一作成希姓錄大戊午戰國策諫趙武靈王獵者其後有大祚榮按古今人表作大成午中中從趙

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故鮮虞國姬姓左傳荀寅曰諸侯方在衛者相中山即指此而善於趙常貫通舊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微密也國蒙鮑注不顯也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諷一作風令之攻魏因請行也以自重也而不刊連上章

宋石魏舊刊衛將也衛君名氏未詳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舊刊作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舊刊脫也字善者相



避也并子章云善我言也今按相善者以相避為上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姓也張譴耶又暴也秦有暴葛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舊刊脫以魏待子於韓增禮待之待亦輔字

鮑叔注明能持翼也臣長用魏子常舊刊用韓意山云當作持荀子

傳三注謂補二十八條者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弓三遇

大怒而射姑獲免注邪君邪國之君與射姑飲酒射姑醉而

起邪君守門人心生惡害知邪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

邪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濕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邪君性急欲

取器仗殺射姑顛落火坑墜火而死射姑免也山云左傳

定二年邪莊公夷射姑事同按班固御飲於王醉甚而倚於

郎門門者別跪跪其名也皆非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黜荀請曰

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增恐曰叱殺次秦策文

去曾本叱曰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志退及夷射

去去語勝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

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

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魏人獲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陽

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

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

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李辛與奚騫相怨蓋並中山人

司馬喜新與李辛惡因微令人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八



矣。騫中山之君以為李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增楚葉吳注周紫楚辭說云鄭國之

是善舞故名焉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

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若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

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主誤與鄭袖美女三人

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

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者恐脫因掄刀掄引而劓美人。

一曰：此條楚葉參閱與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

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所喜而為之王曰：國策有婦人所事夫者，色

夫人知我愛新人也。

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黃有之字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

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

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

不已知也。言非我所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常言惡聞王臭。王蓋

有臭疾，今按蓋胡臭也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掄刀而劓美人。原注：此一段至誅葦弘二十八

費無極。極音荆令尹之近者也。謂近習也郟宛新事令尹。郟宛

云：字子惡，焦氏華乘，晉郟缺，郟古，郟字，漢有郟正，晉有郟超

郟鑿，圓云：郟合作郟，郟缺，郟宛，與郟姓別，趙策：郟疵，吳注：勃

後是郟，郟絺，可混而郟，則別也。新事云：者非必臣之。左傳：葦



弘事劉文公是也

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

為酒其家

齊東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

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郟宛

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

山云一敬字

先亟

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

曰君殆

讀殆語辭增逼危也左傳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

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

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

七年見左傳昭二十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公孫衍也鮑云犀首官名若令虎牙將軍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此云誅之者非必殺之行去魏

後相秦按上章云因微令人殺張壽此其變法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

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

令夜燒芻廄

經文廄作廄趙世家孝成王十二年邯鄲

王以

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

以德於濟陽君

增德恩也

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

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以庶子者

官名者字疑行

不見

知欲入愛於君者疑者字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

陽以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

魏

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

之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

齊矣

抵至也當也見高紀應劭注此言持魏國陰事反告於齊使濟陽君至罪也

臣請刺之君曰



御覽作字  
迂評原字

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

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句覆考治守廩之吏也

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舜者按倉廩以茅葺其屋舜當

令吏執取茅者而問之果燒也廩燒則其而不知其人昭奚恤

昭僖侯之時古今人表注昭侯懿侯之子鳳卿曰昭僖侯韓

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令

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若汝宰人頓首服

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輟耕錄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故

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

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

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

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

而貫纒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奉兩手炭火盡赤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一

淵鑑類

以爲有

人曰寔

汝作宰

淵鑑類



類  
作  
處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密也微有字倒今按微非通用

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二曰晉

平公觴客穆天子傳觴而王母於瑤池之上少庶子進炙而

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母有友令言勿再請受復令炮人呼天呼天窮

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

之利風靡如風靡草言迎刃而割不硬也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

炭炙之肉紅白炙熟則色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

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且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

有翳憎臣者乎翳蔽也殺臣不亦蚤乎蚤早同淵鑑類函翳憎單作譖蚤作枉文多異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

東帝而不能成也史表秦昭十九年十月與齊閔王稱帝十二月復皆稱王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后也而欲以其子奚齊代

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猶言讒也原作患非魯傳四年申生繼于新城

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

用毒藥賊君殺之西周策鮑注殺人不以道曰賊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

君而奪之政見魯隱公四年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

分為兩國增難三作公子宰未知孰是說疑云周威王自殺國分為二豈指此乎或周室衰微史官失載也又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二



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故云太子耶左傳王子朝據  
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說頗亦相類山璠  
云周記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索隱世本名揭桓公  
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  
號東周惠公名  
昨豈此事耶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置立商臣作亂

遂攻殺成王事在文一曰楚成王山云一本商臣為太子既

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為謂通左

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杜預注成王而勿敬也太子聽

之聽從江芋曰呼杜注役夫罵辭猶後世宜君王之欲廢女

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問能事曰不能能

行乎行去也左傳及旧刊作能為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

評  
之字

曰大事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增宿衛太子之營者左傳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炊杜注熊膳難熟不許遂自殺

旧刊有之字  
恐也字誤

韓廙相韓哀侯增說林上韓策作韓傀吳注史作韓相俠累

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韓廙志君而抱之讀趨君所而遂刺

韓廙而兼哀侯戰國策注兼猶言及旧本侯下有亡字非國

下亡字有

田恒相齊恒常也見左氏常之字曰恒避闕止重於簡公二

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棄之政

一作位非是二柄闕止作宰予  
詳載左傳哀六年及十四年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

宋君而棄其政

狐突

見晉語

曰國君好內

讀內女色

則太子危好外

多嬖人也

則相室危

相室見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

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

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與未生同

傳六

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

舊刊間作諫

紂而亂其

心

增此條亦以陰謀  
認文王太公之類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

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

諫字

曰以王之賢聖與

國之資厚願

當作患

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

東周策注有言善之也一曰疑脫  
善字有音又下文有善荆王左右  
荆以為外用也謂為敵國之用也

則必誅之

此條與秦穆  
患由余事同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

史記作錡謂景  
左傳作彌

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

吹毛言  
易去也

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

哀公女樂

哀公自作定公  
皆作定公說見十過

以驕榮其意

山璠曰榮讀為  
榮惑之也孔子

家語作榮衆荀子宥坐作管榮古相通  
營讀曰榮鳳卿按榮營榮古相通

哀公必

舊刊必

樂之必怠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四



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  
六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見左

傳定公十年史仲尼世家語子路初見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山云

王策有子象注楚人疑于子字或有一誤按楚策范環史范蠡人異而言同對曰不可也王曰何

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史記作之監門也大

不事君小不事家增不以家為事也以苛刻聞天下策刻作

細茂事之順焉順言不惠王之明國策有武張儀之辨也茂

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策作茂誠賢者也然而不

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塞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讀

滑過秦論注引作召滑史注召音邵滑音依字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

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亡忘不亦太亟乎旧刊亟下

其忘甚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立史記共立

策作公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

被王衣含杜若杜若香草尚書即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

亂秦矣旧注共立一云公子赫策云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之相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



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增柏舉之

敗囊瓦奔鄭

晉獻公欲伐虞虢原本刪號字今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女樂六以榮熒惑之義其意而亂其政秦葉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

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叔向之讒長弘也為長弘書舊刊移長弘二謂叔向說苑權謀數見

不亟以兵來因佯遺棄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

為賈周也乃誅長弘舊本弘下有而殺之三字左傳哀公三年晉人讓周與范氏周人殺長弘以說

于晉與此異孫鑛曰長弘之死明矣又載為此說以誤後世

計荆王至此世條校趙本增入

鄭桓公將欲襲鄭一作鄭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

盡與其名姓舊刊作姓名無其字與當作舉載也或曰盡擇

鄭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猶偽也因為設壇場郭門

之外而埋之鬻之以雞豕孫本傳毛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

盟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以下用雞山云宋伊戾讒太子座事相類若盟狀鄭

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鄭遂取之

傳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音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

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

之魏王舊刊不疊魏王二字魏王倚之趙乃輒還無備故被襲有備故計不用原叙此條於



鄭桓公  
下誤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言使入陰窺也縣令有發薦起發

臥薦言病起也蒲坂圓引墨子城上且發席薦令相錯發有  
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恐非此發薦之義山潘曰王  
賜籍蓋用此憲謙序夫邑令不具籍籍韋勞士之而席弊甚嗣

公上文作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薦御覽而  
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廷評君伺  
察以得臣

舊刊有右  
傳二字

平維貞

全校

橘良香

韓子解詁卷之十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322